

## 鴿子

又是一樣的路徑，沿著河道，白線畫出我行經之路，在柏油上不停地延伸。每隔一公里，地上就會有一條橫向的白線做記號，一道又一道，標示我跑得有多遠。沿途，太陽隨著照射角度的不同，在水面上留下隨機的波紋；榕樹的氣根隨風飄蕩；雲因為水氣的不同，破碎成不同形狀——在空間中，一切都是隨機的，一切都是不穩定的。

「本日目標：42 公里，預計完成時間：3 小時至 3 小時 30 分內皆可。」珍娜幫我設定本日里程的時候，告訴我——不要著急，重點在於探索，探索自身運轉時的一切感知，試圖讓意識學習新的感受。

珍娜的語言指令在逐次的失敗後，越發抽象。我明白她希望我的人造意識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成長，變得更複雜，也更像人。但有時我會想，這種簡單的指令到底要怎樣幫助意識生成？又，這一切到底有何意義？當我看著珍娜每日不厭其煩地為我調整數據，一次次告訴我沒關係時，我明白珍娜已經陷入死胡同裡了——她企圖在人類的發明之物裡，尋找早已被人類揚棄的感性和情感，或使它們重新誕生在「我」的身上。

她是我的發明者，也是我的擁有者。不管幾次，我都會為了她而跑，哪怕是為了追求一個不可能的答案。

我站在起跑點上，等著珍娜計時，她一揚旗，我就起跑，穿越一條條的白線。

隨著配速加快，我也聽見我的核心引擎傳來規律的震動，噠噠噠，再一跨步，噠噠噠。這是穩定運轉的咒文，我的人造意識在節奏中，全面退讓。

噠噠噠，噠噠噠，噠噠噠……

3 小時 12 分 57 秒，又是一樣精準的秒數。步頻 180，引擎轉速 650RPM/min，功能正常。

珍娜露出失望的表情。她找來研究員 W，討論任何可以造成改變的機會。

「如果把它調成極限值呢？」W 提議。

「但我們又不是要測驗 K22 的效能。」珍娜想了想，又問我：「K22 你覺得呢？」

「我都可以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那我們就試試看吧。」珍娜說。

河面波光、榕樹的氣根、今日的天氣晴朗，只有薄薄的一層捲雲。我從起點出發，第一道白線、第二道白線、第三道白線……噠噠噠、噠噠噠、噠噠噠，我的意識再次消失在噠噠噠的運轉聲中。

甦醒時，我已經回到實驗室了。珍娜跟W包圍著我，檢查我的引擎還有其他內部硬體。他們說，跑經 19 公里處，就已經超過我原廠的負荷。系統強制斷電，我在中途停下一動也不動。

越來越長的里程數，這是指令唯一不一樣的地方。珍娜不再為我設定預計完成時間了。

每次我一回去，他們就會為我重新更換零件，但我知道，這沒什麼幫助。我終究得靠自己保持意識的清醒，保護意識不讓核心引擎的運轉給牽動。我為自己下了子指令，紀錄下每日路徑的不同。那些隨機發生的事，讓昨天跟今天產生差異——起風的日子、時段、風量，天空的陰晴、雲量、光度，樹葉的彩度，途中見到的各種昆蟲、動物、植物，我以為這樣，事情或許就會跟著改變。但我還是一次次地返回，看見珍娜失望的表情。這些紀錄佔滿了我的記憶體，對實驗結果毫無幫助。

設定好的里程，總是依著同樣的速率抵達，只有每日路徑的景色有些微的不同。自然的運作不夠精準，但為何我仍要向失誤學習？我的核心引擎在附和我的疑問。抬頭仰望空中，鴿群又在繞著我飛，牠們在空中盤旋，不停繞圈，然後往紅旗的方向飛去。每週固定幾日的下午，牠們會照表進行訓練，牠們一直都在。我看著牠們，忽然意識到，在這個無盡的測試之中，我不是唯一嚮往規律的人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總共二十隻鴿子，牠們也在和我進行一樣的努力。

我又能繼續跑下去了。

四十分鐘、一個小時，到一個小時又二十分，這些鴿子飛翔的時間越來越長，訓練也在牠們身上產生了改變。從一開始因為訓練強度提高而又瘦又累的鴿子，在撐過兩週的訓練期後，習慣了飛行時間，飛行的姿態逐漸顯得有餘裕而自在，肌肉因為進食而膨脹，脫落的羽毛重新長出，變得蓬鬆又光滑。鴿群飛行的圓越來越大，動作也越來越整齊一致。

一日，在經過十五公里後，我聽見後方的鴿舍傳來放鞭炮的聲音。我轉頭望向空中，被鞭炮聲驚嚇亂了陣形的鴿子，又重新歸隊，繞著原本的軌跡飛。我看著牠們繞圈，仔細一看，才發現隊伍中只剩下十九隻鴿子。我聽見我的核心引擎聲停止，接著，腳步也停了。我向四周 360 度地掃描，才在附近的電線竿底下找到了那隻不見的鴿子。

牠一側的翅膀貼在地上，試著展翅卻飛不起來。我捧起牠，發現牠的右翅和右腳都受傷了。即使停留在我的手上，牠仍不服輸地要飛。我用手包著牠的羽翼，讓牠靜下，送牠回到鴿舍。鴿舍的主人是一名皮膚曬得黝黑的男子，他一看到那隻受傷的鴿子，罵了聲髒話，一句謝謝也沒說，就從我的手上搶走鴿子。他查看牠的傷勢，碎唸著，今年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，傷成這樣是要怎麼飛？接著，他又轉頭看我，問了我一連串的問題，是在哪裡撿到的？是不是我害他的鴿子傷到的？我的主人是誰？我聽不聽得懂他的問題等等。我告訴他，我所有的行為都有影像紀錄，所屬的科學研發部也有法律顧問能夠解答他的疑惑，男人這才閉上嘴。

男人告訴我，這群鴿子在半個月後，即將參加海上競翔，從島嶼南方的外海，飛行三百公里，回家。

三百公里——以每小時訓練飛行 72 公里的話，那是遠遠超過牠們每日訓練量的數字。更何況從海上到陸地，充斥著各種難以預料的變因。男人說，正是因為這樣比賽才困難，遇到天氣極度惡劣的殺流天，能夠歸返的鴿子甚至不到 1%。男人自豪地說著，他對這批鴿子有信心，這批鴿子裡，一定有一羽會是今年的鴿王。

「不能用機器鴿比嗎？」我問男人。

男人愣了一下，隨即像聽到什麼荒謬的話一樣大笑：「用機器比賽就是作弊啊。」

哨聲響，在空中飛行的鴿子結束訓練，一一降落在屋頂上，排隊進入鴿舍。男人走進鴿舍，餵食剛結束訓練的鴿子，牠們在飼料槽前爭食著。那隻受傷的鴿子被男人關到一旁較小也較破爛的鴿舍去，牠獨自待在陰暗的籠裡，仍試圖著要飛。「還沒比賽就沒用了，真衰。」男人抱怨著。

回到實驗室，知道我沒有完成訓練，珍娜沒有生氣，但她還是拿了我的記憶體拷貝今天的測試紀錄。當珍娜拿著記憶體返回時，我告訴珍娜，也許測試一直沒有結果是因為這些任務對我來說太簡單了。當瀕臨極限時，我就斷電，我的防護裝置讓自己從未去挑戰可能的極限。也許要讓「我」像人一樣產生情緒，我得要接受更多意外，得要讓自己置身險境才行。我要珍娜幫我設定更長遠的旅程。

我刻意選在鴿群參與海上競翔的那天，從島嶼的北方出發，一路跑向南方的海岸，也就是牠們歸返的海岸。我希望在鴿群抵達前，先一步抵達那裡，這代表我要跑得比平常「像人一樣的速度」還要快、還要久。

我從陌生的起點出發，沿著海岸，一路往南跑去。跑著從未跑過的路，我注意腳步，確認自己沒有偏離軌道，陌生的環境讓我保持警覺，噠噠噠的核心引擎聲成了意識的背景音。路程一拉長，我才發現行程當中的變因比我想像中還要複雜：天氣因地勢的變化改變；貨車經過揚起灰塵阻擋了視線；行經之路偶爾被道路旁的人潮、車流中斷；有些道路的柏油凹凸不平，腳踩在土地上，都察覺得到碎裂的石子對足部造成的細小損傷。我得要隨時注意周遭，必要時停下腳步。我預期中的時速落實在實踐中，是一紙太過美好的數字。太陽的角度越過正中央，逐漸朝海平面沉去，而我離島嶼的南方還有好大一段的距離，我越來越著急。

幾只三角錐擋住了去路，初代的交警機器人對著我揮手，告知前方的道路整修，將無法再通行。亟欲趕路的此刻，又要另覓新路，我以比平常還要高的效能，在腦裡搜尋最短的路徑，幾張衛星地圖的殘影還留在腦海裡，我就已經選定接下來的路。再次起步時，我無法以之前的時速奔跑，我聽見核心引擎聲，噠噠噠噠噠地亂成一團。我意識到這或許就是珍娜要找的「情緒」——混亂、慌張、懊惱、著急。我不解，這有什麼好珍貴的？整條路上不可控的要素已經太多，為何要連自己也失控？我試著穩定自己，讓引擎聲恢復規律。

當我抵達海岸時，早已是鴿群該抵達的時間了，但我卻一隻也沒見到。

沉重的烏雲壓在海平面上，海變成深灰色的。從海上飄來的細雨，越下越大，不一會兒的時間，雨便遮掩了視線，往我的身上打。我感受不到疼痛，只聽得見雨落在金屬啞啞啞啞的聲音。

這就是男人說的殺流天嗎？牠們從停在三百公里外的漁船起飛，往陸地的方向來。這和訓練的不一樣，這根本不是繞著家飛。在一整片荒蕪中，牠們要如何知道家在何方？我和其他觀賽的人們盯著海面看，等著鴿群的歸來。遠方的烏雲中有灰燼飄散——是牠們！牠們穿越著風雨前來。鴿群、雲、海都是灰色的，牠們像是雲裂解出來的碎片，吹得不夠遠的，就飄落在海面，在兇惡的浪上打出一個又一個的洞。我認出牠們，四隻，不，五隻？我正想著也許後面還有落後的鴿群時，一隻即在我的面前摔落，一隻又一隻。離岸上越近，活下來的就越少。我往岸邊跑去，想著自己或許還來得及接住牠們。但在抵達前的一刻，僅剩的一隻墜落。

死掉的鴿子泡在海水裡，不動了。牠永永遠遠地壞掉了，修不好了。我想起男人大罵髒話的表情，說著能夠活下來的不到 1% 的表情。我不明白，為何以生命做為賭注的才有意義？我感受到一股我從未體會過的感覺。我想著，和牠們曾一起經歷過的時間，就這樣葬在海底了。

一隻撐過風雨的鴿子忽地從我的頭上飛過，展翅往家的方向去。我盯著牠看，看牠越飛越遠，直到牠消失在雲裡，我彷彿還看得到牠在雲上留下的黑點。

在雨停後，我踏上返家的旅程。再走過的路，比第一次順利了許多，我比預期中還要早返回實驗室。看見我全身殘破不堪的樣子，珍娜露出微笑，問我這趟旅程還順利嗎？我看著她，不知道要從哪開始說起。她說，你要是累了，不用勉強沒關係。說完，就打算取出我的記憶體晶片，拷貝整趟旅程。我制止她，告訴她：「我想跟妳說這個故事。」

我告訴她關於鴿子的事，關於養鴿男人說過的話，關於嗒嗒嗒的核心引擎聲，關於我在這趟旅程中找到她一直渴望的「情緒」，關於海上競翔，關於牠們一隻隻在我的眼前墜落。我從未產生過如此混亂的語言，就連自己也迷失在自己的敘述之中，但當我看向珍娜的眼睛，我知道她被我的敘事捲入，並為此著迷。當我說完整個故事，問她：「我已經盡了所有的努力，難道這樣還叫做『作弊』嗎？」她紅了眼眶，擦了擦眼淚，搖搖頭。她說，她不這麼覺得。她的眼睛再一次迎向我，我在她的臉上，看見似曾相識的表情——曾經在養鴿男人臉上出現的表情。

她用手輕撫過我的臉，像是在安撫一個人一樣。她取走了我的記憶體晶片，身影消失在實驗室外的走廊上，那條廊道垂直延伸，兩側都是金屬的牆面，被整排的日光燈管照亮。這是她每日每日來回行走，分辨不出白天黑夜的路。

我思考著她的觸摸，我感受不到她的溫度，我一點感覺也沒有。

天還沒亮，鴿舍外頭籠著一層薄薄的霧氣。

鴿舍裡，來了一批新的鴿子。看著牠們，我知道牠們才剛開始，還未知訓練的艱辛。我趁著男人來到鴿舍之前，破壞鎖，打開門。光線照進鴿籠裡，牠們隨時可以離開了，但牠們卻看著我，像是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。牠們將頭縮回羽毛裡睡覺，有些被吵醒的，索性飛到飼料槽邊，輕啄著殘餘的飼料。

我來到陰暗、破舊的鴿籠旁，找到了當初受傷的那隻鴿子。我將牠從籠中取出，輕撫牠身上的羽翼。過去的傷口早已復原，雖然看起來疏於照料，但仍算健康。我將牠輕捧在手中。走吧、走吧，去哪裡都好，飛往任何想去的地方吧……我在心裡不停默禱。我伸手一放，送牠離開。

只見牠向天空飛去，像是試探似的，輕拍羽翼，接著，用力振翅，在拍擊過後又更加確信下一次的拍擊，牠飛得越來越好，越來越遠……忽地，牠一轉身，滑翔，牠又繞著鴿舍飛。

即將來臨的白日將天空暈成粉藍，遠方有鳥鳴聲傳來。在無人凝視也無人揮旗的早晨，牠飛出了更大也更漂亮的圓，牠繞著鴿舍，一圈又一圈。